

如果所有的愿望都能变为现实
我就祈请我的泪水如江流
在深深的江流底层

TUOILUOJIN 酹 酹 落尽 东綦潭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TUMILUOJIN 酴醾

东綦潭 著

落尽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1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酹醺落尽/东碁潭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106-03309-5

I. ①酹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3427 号

责任编辑: 张 乙

封面设计: 春 香

版式设计: 仁和绘文

责任校对: 文武贝子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酹醺落尽

东碁潭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v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7.25 插页/2 字数/145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309-5/I · 0742

定 价 26.00 元

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，我不能腐朽，我愿意燃烧起来！

——奥斯特洛夫斯基

序一：感伤的、内敛的与浪漫的

鲍风^①

我不知道东綦潭为什么要给自己的新诗集取名为《酴醾落尽》，因为作为审美客体，“酴醾”注定让人产生感伤、哀婉的情愫，注定让人产生青春易逝、美人迟暮的伤时别春的叹息。拿到诗稿，我试图找到一首名为《酴醾落尽》的诗来，然而没有。东綦潭压根儿就没有写名为《酴醾落尽》的诗。读完收集在这本诗集里的诗，我才知道，东綦潭其实是以诗的形式，在为自己的一种情绪打包做结。我们通过这本诗集，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东綦潭一段时间的情绪与心理路程。应该说，这是我们认识东綦潭的一个视角与切入点。

审美客体作为一种意象固定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中，除了这一审美客体因它独有的特性唤起了人们的某种情绪外，还

^① 鲍风，青年学者，著名文学评论家，现居武汉。



与历代文人给这一审美客体所赋予的意蕴密不可分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正是文学自身的审美张力，结构了我们的审美心理。比如菊花带给人的清素与圣洁，比如青松带给人的高贵与倔强，再比如酴醾带给人的逝者如斯、青春一去不复返的凄婉与感伤，这些审美心理均与历代文人将审美理想对象化的审美实践，有着诸多关联。酴醾给人的感伤情调，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《红楼梦》。生活在大观园里的女儿们，在她们的欢颜背后，无人没有一颗孤独寂寞而又受伤的心。大观园的女儿们，无论出身如何，才华有多大的差别，她们对自己的命运，都有一种无法把握、无法预知的无助感。她们整天在欢笑中生活，却不知道这样的快乐时光能够持续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被做着怎样的安排，所以整部小说，都被一种浓厚的命运感笼罩着，那种青春易逝、韶华不再的悲剧意识，贯穿着整部小说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写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，这一回整体看来，有一种欢乐喜庆的情调。但在这欢乐喜庆的情调里，作者通过一句句古诗，暗示着小说人物未来的不幸命运。这一天是宝玉的生日，白天宝玉到处磕头，贾府上下也前来给宝玉拜寿。这些繁琐的礼节让宝玉心生厌倦。他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日，与一些谈得来的同龄人在一起热闹热闹。于是到了晚上，大观园里的小姐、侍女——她们都是宝玉在情感上能引起共鸣的人——重新聚到一块儿，为宝玉过生日。大家围聚在一起抽签行酒令。宝玉的一等丫鬟麝月抽的签上画的是一枝酴醾花，上面题着“韶华胜极”四个字，签的另一面写着一句诗，“开到酴醾花事了”。

签上对这句诗注的酒令是“在席各饮三杯送春”。麝月不懂签上写的内容，问宝玉如何解释，宝玉看了签，已是满脸的愁云，就把签收起来了。几乎所有的红学专家都谈到这个签暗示了麝月的命运，这句诗暗示了大好时光即逝，青春浪漫的日子不再。所以“喜荣华正好”的宝玉看了，自然心生感伤，愁上眉梢。在这里，酴醾这一“相”所含之“意”，即是对麝月未来命运的诠释。而这种诠释，正是源自诗句“开到酴醾花事了”所含的既有审美意象。

这句“开到酴醾花事了”，源自宋代诗人王淇的诗《春暮游小园》。王淇的诗是这样的：

一丛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

开到酴醾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

酴醾是一种蔷薇科灌木，开花甚晚，一般在暮春夏初。这个时候，百花尽谢，万木葱郁。酴醾花开，意味着春天已尽，韶光不再。在东蓁潭那里，它总是感时伤春的最佳载体。历代文人，以酴醾为审美客体，写下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章。如苏东坡有“酴醾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”的咏叹，李清照有“清芬酝藉，不减酴醾”的清吟。

“酴醾”既有的审美意象所蕴含的语义张力，显然影响了东蓁潭对诗歌立意的规定，影响了东蓁潭诗歌表达的价值取向，也影响了他诗歌情绪的自我设定。读收集在《酴醾落尽》里的诗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东蓁潭写离别情绪的诗非常之多，



如《送别》《握别》《你说别离》《别后》《平原送别》《七月的别离》，等等。仅含有“别”字的诗题，就有9首之多，有的诗题里虽没有“别”、“分别”及“离别”这样的词眼，写的内容仍是别愁离绪，如《送行》《年轻的理由》，再如《赠你一盏不灭的明灯》《誓言》以及《有一种酒》《我的小名》，等等。应该说，别愁离情，是诗集《酴醾落尽》的重要题材。在这里，有与朋友的别离之情，有与青春韶华的别离之情，也有与亲人的别离之情，更重要的，有与自己既有的人生体验人生经历的别离之情，这使得体现于诗集里的别愁离绪显得复杂而多样，从立意上看，这种抒写更使诗歌意境有了纵深感。

如《送行》，东綦潭是这样写的：

酒过三巡
你说送君千里
终有一别
背上你的行囊
跨出长亭
坐上小车
一溜而去

我站成一棵树
记忆之外
随着你疾逝的小车



不断抬升我的望眼
记忆之内
回忆的根须不断向往事深处
伸去

我们有理由把这首诗读成一首纯粹的送别诗。东綦潭表达的是一种对朋友的难舍之情。应该说，这样的表达，立意单纯，诗境纯粹，整个诗章弥漫的是一种温情与婉约之气。

其实送别诗在解读上，少有意象带来的障碍。除非像李商隐那样，硬是把政治抒怀诗写成爱情诗，让后人在感受其爱情诗的意象张力时，总有一些朦朦胧胧的感觉。然而，东綦潭的送别诗，题材是广泛的，他笔下的别离之情，除了亲友之情外，还有更为深远的立意，那就是与自己的别离，与自己既有的人生经历的别离，与自己的情绪、人生认知的别离。

收在诗集中的《我的小名》，是一首看似易解、实则别有所指的小诗。解读这首小诗，可以看出《酴醾落尽》中表达的别愁离绪的复杂性，我甚至认为，这才是东綦潭所表达的真正“别离”之情。

轻轻地挥手别离之前
请你仔细看看我
再次呼唤我的小名
就像曾经在开满鲜花的山道上
于无人时我们执手相视的那样



轻轻地轻轻

也许这一次挥别
就是一去千里的生别死离
再也无法那么近地脉脉相亲
隔着重重的山岳呼唤
我们谁也听不到自己的小名
所以请你在此时
——现在的时光还很美丽
再次轻轻地呼唤我的小名

这首诗之所以提出来做些解读，是因为东綦潭在诗中所表达的离愁别绪，已经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，而与东綦潭对自身的价值认定有关，与东綦潭对自身的设计有关。我们有理由把“我的小名”理解成既定的“我”的思维方式、既有的“我”的人生阅历，还有既有的“我”的人生价值观。这些既有的思维方式、既有的人生阅历以及既有的人生价值观，构成了“我”的过去，而这“过去”，带着生命的质感，带着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内容，这些“过去”在形成过程中，感同身受的是本真与天然，未曾受到诸种社会杂质的感染。然而，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，随着自己社会视野的开阔，自己的价值体系，一步步受到这样那样的感染，这种感染当然有正面的，但也不排除负面的，不排除诸多消极的内容。这让成长中的“我”倍感过去的纯真与温情，倍感过去生命的清澈与无染。于是一种感伤的情绪弥漫开来，一种伤时怀旧的



情绪笼罩了诗行，这种弥漫与笼罩让诗歌文本的意境有了立体的感觉，也使东綦潭笔下的离愁别绪丰满起来。

实际上，收集在《酴醾落尽》里的诗，不论是直接表达离愁别绪的诗，还是曲折地表达与某种价值观念、某种生活情感、某种人生阅历作别的情感的诗，予人最为浓重的情感，是一种感伤与哀怨，是一种清愁与失落。东綦潭似乎对外界世事心怀一种淡淡的失望，这种感伤与失望，甚至构成了这本诗集整体上的情感基调。

感伤源自一种对生命的敏感，感伤源自对人生的热爱，感伤更源自对人生，包括对自己的期望与愿景。如果满足于当下，对人生，对自己，没有更高的价值规定，也许感伤便不复存在。所以，感伤情调的真正价值是体现了东綦潭的一种超越意识，体现了东綦潭对现状的不满，体现了东綦潭对自己更高的期许。超越意识，是生命意识最为有价值的内容。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侧面做这样的认识，生命意识的本质，就是一种超越意识，一种对既存生命状态的超越，一种对既存价值体系的扬弃。

酴醾开过诸花即谢，春天就这样走过了四季。季节的春天在不远的将来即可再来，而人生的春天却一去不复返了。这酴醾正在开放时节，乃至酴醾落尽时节，在东綦潭那里，是否隐喻了青春不再、美人迟暮？在这里，我们读了东綦潭对爱的咏叹，读到东綦潭对已逝岁月的怀念，也读到东綦潭对自己可能的一生的展望，所有这些，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轻愁。联系苏东坡对酴醾的美



学认知，联系到“开到酴醾花事了”所折射的生命意识，我们更加相信东蓁潭赋予酴醾的隐喻，即是对生命的超越意识，这种超越意识，使东蓁潭笔下的诗歌文本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冲淡、忧伤、哀婉的美学追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青春的咏叹容易让东蓁潭进入一种热情奔放、激情四射的抒情状态。这容易让诗歌整体上的美学诉求，发生一系列的突变，这种突变甚至会伤害诗歌文本的整体性。我们读收集在《酴醾落尽》的诗，没有那种情绪的大起大落，没有那种激情突起的高歌，倒是在一种冲淡与感伤里，呈现出一种稳健与内敛的精神气质。这正体现了中国艺术“乐而不淫哀不伤”的中庸之美。这反过来正说明东蓁潭对已逝岁月的敏感，对自己既有人生的不满足，并非源自一种“外刺激”，并非是因了外界的冲击，造成心理平衡的失落而产生一种忧愁与感伤之气，而是源自诗歌抒情主体自身，源自东蓁潭自身的生命自省意识。这自然体现了诗歌抒情主体的自省意识与自省能力，这种意识与能力，使诗歌整体情调，在一种感伤中保持一种有效的节制，而不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打破生命意识的平衡，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平衡点。所以诗歌抒情主体的内敛，正体现了东蓁潭的自我更新意识与自我超越意识。在《美丽的一生》中，东蓁潭这样写道：“终于明白了一生艰辛的跋涉/只为了一个极温柔极感人的目的/只为了能在一个午后/与你刹那邂逅的美丽”“以前的那些日子/如同登泰山必备的阶梯/最终的目的是登上山顶/噙泪望一轮朝阳缓缓升起”。这里东蓁潭把人生喻作一种登山，在这

个登山过程中，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望的痛苦，但无论如何，登山的过程本身，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况味。东綦潭最后写道：“至于以后的日子 /就是坐在千年的古屋里 /守着袅袅上升的清香 /回忆往事的美丽 /猜测那个难以解释的 /却蚀人心怀的谜底”。为自己留点美好的回忆，可能是怀旧题材的共同之处，也是所有欲超越现状，希望自己的生命更加丰满的价值诉求者共同的心声。东綦潭对自己现状的超越，源自一种内心的不和谐，而非外界的强冲击，所以东綦潭在表达自己的超越意识时，总是那样的含蓄内敛，总是那样保持着一种矜持与节制。应该说，这种内敛与节制，使东綦潭笔下的感伤情调多了一种向内转的特色，这种特色，使诗歌的情感基调更加丰厚起来。

只要有超越，就有对现实的否定，这种否定可能是全面的，也可能是部分的，而这种否定自身，就带有自我放逐的意味，这种自我放逐，让诗歌的抒情主体时时产生逃离现实超越现实的欲望。而逃离现实超越现实恰恰是浪漫情调最为集中的体现。所以，细读收集在《酴醾落尽》里的诗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东綦潭那种内心与现实的不和谐，这种不和谐使得诗歌抒情主体时时产生一种远离现实的冲动，使得诗歌抒情主体时时产生超越自己的冲动。东綦潭甚至想回到大自然，回到一直长不大的年少时光，这种充满想象，甚至有点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使诗歌整体上带上了一种浪漫与旷达之气。

实际上，东綦潭目前正处于一个人生的跨越期。他的诗一首首写下来，他个人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，而在工作上，



他又是一个工作狂式的人。这使得他的工作、学习与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。这种生命状态，正是一个需要张扬生命意识的状态，正是一个充满乐观、积极进取的状态，正是一个满脑子未来的状态。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，使他的诗歌有一种感受的情调，使他的诗歌带上了一种节制而内敛的气质，使他的诗歌在美学张力上，有一种浪漫的暗流在涌动。

东綦潭的诗歌写作，显然有一种形式的自觉追求。收集在《酴醾落尽》中的诗，全是十四行诗。但这种十四行“体”与我们既有的关于十四行体的价值认知，显然不同。这是东綦潭的大胆尝试，是东綦潭在诗歌写作形式上的一种探索。他试图在短短的十四行里，把自己的情绪，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表达出来，甚至在一些诗歌文本里，试图探索韵律的形式张力，并依靠这种形式张力强化诗歌的音乐美。但显然这种尝试仍停留在尝试过程中，东綦潭还没有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，在十四行诗文本形式上，我们时时感觉到形式的过分追求，让诗歌抒情主体的情感与意识张力，受到了某种限制。我们可以不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以文伤意，但在文本美学诉求方面，这种形式的追求仍显得痕迹过重。结合东綦潭过去的诗歌写作，我们看到他十分重视诗歌内在的韵律，注重诗歌自身的音乐美感，有时为了押韵，而不惜使用一些日常口语。而为了韵律不惜使用日常口语的写作路数往往有点吃力不讨好，因为“努力的痕迹”一旦过重，便会产生以文伤意的后果。但诗歌形式的追求，是目前诗歌写作界与现代诗歌理论界极有争议的话题。对诗歌抒情主体的过度肯定，已使诗歌



形式一次又一次做价值让度，这种让度，让诗歌抒情主体得到极大解放的同时，诗歌应有的音乐美却一步步失却了，这使现代白话诗的可传播性得到极大的挑战。而诗歌作者与现代白话诗的理论建设，最大的争议点即在于此。

诗歌文本的传播功能究竟依靠什么得以完成？是单纯的现代性沉思么？显然不是。现代白话诗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阻碍，除了现代意识自身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外，的确有一个音乐美感业已消失的缘故。所以我个人在进行诗歌研究时，比较关注现代白话诗歌的形式要素，比较重视东蓁潭在形式方面的努力。所以当东蓁潭最先发来几首他认定的十四行诗时，我首先对他的诗歌形式意识做出了肯定。他的这种努力，也许带有极大程度的“想当然”，因为他的这种努力尚处于一种自在状态，尚未形成语言内在韵律的自我规定价值诉求。但是，既有这种努力的意识，我们便有理由认为，东蓁潭的诗歌写作，将走出自己独特的路来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 于汉口



序二：那是一种很现实的美

黄春华^①

在我们这圈朋友里边，东綦潭算是一位奇人。

每次聚会，东綦潭一开始都不太爱说话，直至酒过三巡，大伙儿开始分成拨儿闲聊，他的声音才逐渐响亮起来。他语调高扬而顿挫，且略微夹带些口音，特别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所以大家讨论的话题又自然而然地因他的发言而重新集中起来。

平时聚会有限，我和东綦潭之间的谈话更多是在电话里进行的。有趣的是，无论我打过去，还是他打过来，寒暄不上几句，对话都很快会转化为他单方面的“演讲”。他“演讲”的内容也十分宽泛，从天到地，从古到今，从公共事件到个人生活，从法律学术到新闻八卦，无所不包。惭愧的是，

^① 黄春华，某报编辑，现居北京。



对于他的“演讲”，我其实并不算一位好听众，有时因为手头有事或者实在没心情多听，便在电话里将他中途打断。他一般也就此打住，待下次电话再细说。我对他的这种或直接或委婉的拒绝，尽管无损于彼此之间的友谊，但有时候想想，还是觉得对不住他的信赖。

屈指算来，和东綦潭相识相交已有七八年之久。最早读到他的文章，是他发给我的一些法律评论。他写这类文章不仅与最新时事结合紧密，而且法理分析角度也十分独特，因而颇受我们报纸评论版面的青睐，记得后来评论部编辑还曾主动要求我向东綦潭约稿。我本人有几次读他的法律评论读到兴起，写了几篇小文在相同版面发表以回应他的观点，没想到都得到他的赞许。他反复鼓励我坚持写下去，争取早日积累结集。可惜我终究未能遂他所愿，而他自己却一篇接一篇地写着，然后一本接一本地结集。

东綦潭后来还曾发给我几篇他新写的小说，我陆续给报纸副刊做了推荐。只是由于字数的限制，他的小说最终没有见报——他喜欢写三千字以上的小说，而报纸的副刊只需要七百字以内的小说——我由此知道他开了个人博客，而且主攻方向已由法律评论转为网络小说。谈及“转型”的原因，东綦潭笑说法律评论缺乏生命力，既无法传世，又无法击退时间。

东綦潭先是在新浪网开博，后来又转战正义网法律博客。期间他曾不止一次地邀我去他的博客看看，我每次都满口答应，但过后却总记不起他的博名——他的博名也在不停地更

